

荷兰长篇小说译丛

隐藏的力量

〔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De stille kracht

荷兰长篇小说译丛

隐藏的力量

De stille kracht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 黄勇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藏的力量/[荷]路易斯·库佩勒斯著;黄勇民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321-3248-5

I . 隐… II . ①路…②黄… III . 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1910 号

责任编辑: 海力洪
封面设计: 周志武

隐藏的力量

[荷] 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6,000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300 册

ISBN 978-7-5321-3248-5/I · 2469 定价: 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译 序

荷兰作家路易斯·库佩勒斯(Louis Couperus)的著名小说《隐藏的力量》是一部荷兰殖民文学经典,欧洲文学中的一朵奇葩;1900年以荷兰语发表后,先后被译成英语、德语、法语等多种文字,受到了文坛的高度赞扬,被誉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荷兰小说家”,“完全可以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媲美”;更受到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王尔德(Oscar Wilde)、戈斯(Sir Edmund Gosse)、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等著名作家的喝彩。1923年路易斯·库佩勒斯去世时,英国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戈斯悲痛地说,路易斯·库佩勒斯“感情真挚,简洁朴实,有惊人的洞察力。他具有天才的某种烙印和气度。获悉他去世了,我十分悲伤……欧洲文学因而减色不少”。一百多年过去了,路易斯·库佩勒斯小说的影响和魅力依旧,《纽约时报书评》不久前还发表评论文章盛赞此书。

那么,《隐藏的力量》究竟有何魅力,能使它在一个多世纪中受到人们的持续追捧呢?

《隐藏的力量》书写了一出时代的悲剧。通过荷兰殖民行政官万·乌迪吉克的兴衰浮沉,生动展现了欧洲殖民主义悲剧般的结局。作为爪哇拉布旺吉的首脑,万·乌迪杰克住的是宏伟辉煌的花园官邸,娶了至少三任妻子,第二任妻子尤其年轻漂亮,另外还有私生子;身边佣人侍从成群,有众多囚犯帮助打理花园和杂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有人吆喝开道,进门有人低头哈腰,可谓享尽荣华富贵,风光无限。可就是这样一名八面威风的西方殖民官,最终却不敌爪哇的隐藏的力量,在看不见的敌人面前落荒而逃,疾病缠身,筋疲力尽,最后不得不辞官而去,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了结余生。让人读来感慨万分。

小说对以阿迪宁格利兹家族为代表的当地望族的生活描写非常细腻和生动,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它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末东南亚一带统治者堕落生活的画卷,使人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土著亲王及其家人奢淫的生活——赌博、吸毒、狂饮、懒惰、鱼肉百姓、寻欢作乐,一切的邪恶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影子。这种具有东南亚色彩的王族生活对于域外的读者来说有着奇特的震撼力。此外,作家寥寥数语就能活灵活现地勾画出爪哇人的悠闲、懒散、随意、放肆,东南亚人的生活习性跃然纸上。同时,这一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气候特征也在作家的笔下惟妙惟肖地铺展开来,犹如一幅彩色的中国画,绚丽多彩,奇异无比,令人陶醉。

《隐藏的力量》呈现出对一个时代各式人物错综复杂关系的精妙描写:殖民时期荷兰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殖民官员与王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殖民高级官员与下属的关系、殖民官员眷属之间的关系、爪哇王族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等等,纵横交错、栩栩如生,其

中埋藏的深刻的历史感发人深省——荷兰行政长官对爪哇亲王软硬兼施,一面拉拢王族成员,破例让老亲王与他同乘一辆马车,另一方面又用武力要挟,迫使亲王就范,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长期统治这个国家;但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爪哇王族表面上唯唯诺诺,对荷兰统治者惟命是从,而实际上却在暗中抗争,伺机反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荷兰行政长官万·乌迪杰克在普通爪哇民众面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他的家庭却危机四伏,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也是导致他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第二任妻子莉奥妮生活腐化,既与继子通奸乱伦,又诱惑女儿的男朋友与之偷欢,更与家中来往的男客偷情,几乎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淫妇;他的儿子西奥游手好闲,长期闲在家中与继母纠缠不清;他的女儿多蒂为了与继母争夺情人,不惜撕破脸皮;他的私生子在暗中捣蛋,书写匿名信。殖民官员家庭中亲人之间相互咬牙切齿,刻骨憎恨,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毫无亲情可言,这种复杂的冲突远远超越了家庭矛盾的范畴,它暗示着殖民主义者面前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们的灭亡将是必然发生的。

书名为《隐藏的力量》,但是“隐藏的力量”究竟为何物?究竟是何种力量如此强大,竟能令不可一世的殖民主义者病的病,走的走,离的离,散的散,下场悲惨——闷热的天气?潮湿的气候?幽灵鬼怪?长官的私生子?爪哇王族?宗教的力量?小说似乎都提及或暗示了,但似乎都不单为万·乌迪杰克和他同僚们败落的根本原因。那种“隐藏的力量”究竟为何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它成为一个悬念,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路易斯·库佩勒斯是家中最小的男孩,成长在女性世界里,幼时

与母亲和姐妹们一起生活,几乎足不出户。他日后的同性恋倾向很可能与这种生活有关。他的小说对女性人物的描写异常精到和细腻,从某种程度上说,较之于对男主角的描写显得更为成功。除《隐藏的力量》外,路易斯·库佩勒斯还著有《小灵魂》、《光之山》、《老人,往事》、《命运的脚步》等名作。他的成功可以说得益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他的父亲出生在巴塔维亚,是位高级殖民司法官员,他们的家族在爪哇拥有一个咖啡种植园,在巴塔维亚中心广场边有一栋宽敞的住宅;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大多在东印度群岛度过他们的大半生,不是担任殖民官员就是嫁给殖民官员;他妻子的一位亲戚是位殖民地的总督,向他提供了写作小说所需了解的官方文件,使得小说更加真实的贴近了殖民地的生活;他自己也曾在那里长期生活或旅居,《隐藏的力量》就是在他成名之后第二次旅居东印度群岛时写成的;当时,他已经预见到荷兰在爪哇的殖民统治前途暗淡,行将崩溃,因而整部小说充满灰色悲观的情调。

曾有批评之声抨击路易斯·库佩勒斯文风奢华,矫揉造作,同时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性欲倒错,腐朽淫秽。这些评论曾令他的书在荷兰一度遭到冷遇和摒弃,库佩勒斯当时也灰心丧气,宣布从此不再写作。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他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他的作品如此独特,生机勃勃,不可能随岁月的流逝而消亡。《隐藏的力量》中文版的问世,一定会再次引起人们对荷兰文学的兴趣和重视,路易斯·库佩勒斯也将为中国读者提供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黄勇民

2007年5月28日于复旦大学

第一章

那天傍晚，饱满的月亮带着悲伤。它早早升起，在落日的余晖中像一个巨大的血红的圆球，与“长街”上罗望子树后面的火红落日竟也有几分相似。当它在惨白的天空中冉冉升高，便慢慢褪去了那悲伤的神色。死一般的寂静像一张无声的网渐渐笼罩一切，仿佛漫长的午休之后，傍晚的安宁正在开始，不受生活的一时之扰。傍晚的空气凝滞，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小镇上空悬着沉沉的静谧。小镇里白色的别墅和柱廊掩映在大街和花园的树丛间，这无精打采的夜晚仿佛厌倦了东方季风时节酷热的白天。一间间无声的屋宇躲进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藏匿进花园的绿阴丛里。这些别墅分布均匀，错落有致，外边一排排用石灰水刷过的巨大花盆闪烁着微光。四周不时有零星的灯点亮。突然，一条狗汪汪直吠，另一条遥相呼应，把这压抑的宁静划破，久久不止：狗的怒吠嘶哑，气喘吁吁，充满敌意；随后，它们突然停止了吠叫，无声无息。

长街的尽头，行政长官的居所远远坐落在花园的后面，在巨大无花果树丛黝黑的阴影中显得低矮、鲜明。暮色将别墅用花砖装饰的

屋顶轮廓弯弯曲曲地勾画了出来,一个屋顶紧挨着另一个屋顶,逐渐消失在屋宇后面花园的阴影中。简朴的线条似乎正在汇集:每个长廊和游廊之上的屋顶,每个房间之上的屋顶,都渐渐汇入由众多不规则屋顶组成的一道长长的轮廓线之中。不过,正门处,前厅白色的柱子高高耸立,门廊白色的柱子与之相映成趣,高而闪亮,威严庄重。柱子与柱子间隔宽颇大,给人一种大气且豁达的空间感,进门便觉奢华庄严,似乎来到了一个宫殿。穿过敞开的大门,就可以见到昏暗景色中的中央走廊,一直通向后面。走廊里点着一盏闪烁不定的灯。

有个男仆正在点亮房子边上的灯笼。半圆的巨大白柱雕刻着玫瑰和菊花,房屋正面左右两侧遍刻着棕榈树和杯芋。一条宽宽的沙砾路是私人车道,通向有白色柱子支撑的门廊;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干枯的草坪,四周花盆环绕,中间一个雕花石垫上置放着一个巨大的花瓶,瓶中插着一束高高的蒲葵。唯一鲜绿的颜色是蜿蜒曲折的绿色池塘,水面上漂浮着睡莲巨大的绿叶,它们相互簇拥,宛如一个个绿色的圆盘,绿叶之间零零星星点缀着一些荷花似的发亮的花朵。池塘边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在一个铺着鹅卵石的圆形空地上,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旗帜已经被取了下来,这是每天傍晚六点的惯例。一扇大门将这个宅院与长街隔开了来。

阔大的院子寂静无声。院落正被那青年男仆点上的灯吃力地照亮,前厅里枝形吊灯上的一盏灯和屋里的另一盏暗弱地燃亮了,就像宫殿里的两盏夜明灯。屋里的立柱、消逝不见影迹的屋顶,不知怎么地勾起了人们童年的梦幻。几个身穿深色制服的男仆坐在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上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他们中有人站起身来,轻轻地、悠闲地走向高高悬挂在院子尽头角落里佣人房间边上的一口青铜

钟。走了百步左右，来到铜钟前，他缓缓撞了七下，钟声久久回响。撞钟人用一根黄铜棍撞钟，铜钟发出低沉的隆隆声，每一声都会被起伏荡漾的回声拖得很长很长，形成深沉激越的震颤。狗群又开始狂吠。那男仆身上有一股孩子气，身材修长，穿着黄色镶边的蓝色布质夹克衫，裤子上饰有黄色条纹。他又慢慢地、静静地从原路返回，回到其他仆人中间。

此刻，办公室的灯亮了，毗连卧室里的灯也亮了，灯光从软百叶窗的缝隙间透了出来。房间的主人高高的个子，身穿黑色夹克衫和白色短裤，他穿过房间，召唤外面的仆人：

“来人哪！”

男仆领班屈膝走近主人，在他的面前蹲下身来。

“去把多蒂小姐叫来！”

“多蒂小姐出去了，老爷。”领班双手合拢，毕恭毕敬低声地说。

“她到哪里去了？”

“我没问，老爷。”领班边打拱，边说不知情。

行政长官沉思片刻后说：

“我的帽子，我的手杖！”

依然恭敬屈膝、沉默寡言的领班急匆匆穿过房间，蹲下身递上军便装的帽子和手杖。

行政长官离去了。领班急忙随行，手里拿着火绳，那是一根长长的缓燃油绳，领班不停地来回挥动燃烧的一端，这样，黑暗中若有人经过，也许就能看见他的主人了。行政长官缓步穿过花园，来到长街。这条种满罗望子果树、奢华的大街两侧坐落着镇里名人们的别墅。灯光暗淡，死气沉沉，显然鲜有人住。一排排用石灰水粉刷过的

花坛在昏暗的暮色中闪烁着光芒。

行政长官首先经过秘书的家,然后是大街对面的女子学校,接着是文书的家、饭店、邮局以及刑事法庭庭长的住宅。长街的尽头耸立着天主教堂。再往前走,过了桥,就是铁路车站。车站附近有个巨大的欧洲商店,那里的灯光比其他大楼的明亮。月亮已经爬得更高了,爬得越高,银色的月光就更加明亮。此刻,月光照亮了白色的桥、白色的商店、白色的教堂——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广场建造,一个没有树木的开阔空间,在它的中央,有座小小的纪念尖塔,是镇上的钟楼。

行政长官没有遇见任何人;不过,偶尔会有个爪哇人像移动的影子一样从黑暗中现身,这时,领班便在主人身后故弄玄虚地挥动火绳点燃的一端。在通常情况下,爪哇人就会识相地退缩到路边,疾步走开。有时遇上个无知的当地人,刚刚从乡下来到镇上,不懂规矩,从他们身边走过,恐惧地看着那个舞动火绳的领班一边错身而过,一边在他的主人身后咒骂,因为这个乡巴佬没有一点礼貌。一辆大车(或者说是一辆二轮小马车)驶近了,领班又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舞动他那个燃烧着的小火星,示意驾驭马车的人避让。可是,赶马车的人既不停车,也不下车或是蜷伏在他的小马车上,而是蹲坐在车上,沿着离道路较远的一边继续赶路。

行政长官的脚步坚定而又敏捷。他折向小广场的右侧,此时正途经新教教堂,朝一栋漂亮的别墅走去。别墅装饰着细长完美的爱奥尼亚石膏柱子,枝形吊灯上的石蜡油灯明亮辉煌。这里是肯考迪娅俱乐部。台阶上坐着两个身着白色外衣的当地仆人。一个穿着白色套装的欧洲人,一名管事,正沿着游廊走着。不过没有人坐在巨大

的杜松子苦艾酒桌边,宽大的藤椅张开它们的双臂,徒劳地等待着客人。

管事见到行政长官,立刻鞠躬行礼,行政长官举起手指回了触帽礼,随后走过俱乐部,拐向左侧。他沿着一条小巷行走,途经一间间黑暗的小屋。他又拐了个弯,沿着运河般的小河入口行走。马来三角大帆船一艘接一艘地停泊在岸边;水面上沉闷地传来阵阵马都拉海员单调的哼唱声,升腾起一股鱼腥味。经过港务长办公室,行政长官走上了伸入海水中一段距离的码头。码头的尽头是一座小灯塔,像一座微型埃菲尔铁塔,它的铁架像一个蜡烛架,顶上装着一盏灯。行政长官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呼吸夜晚的空气。风突然变得异常清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从水面上迎面吹来。日复一日,每天这个时刻都会起南风。不过,有时风会突然减弱,令人感到意外,仿佛风的翅膀被击伤,一下变得无能为力,于是,汹涌的海水再次退去,直至泡沫飞溅的浪花变成平稳的卷浪,在月光下白花花的,长长的淡色线浪闪烁着点点的磷光。

海上传来悲哀的歌唱,听来凄凉而单调;一张风帆浮动在黑暗之中,像一只巨大的夜鸟;一艘有着高高弧形艏柱的三角大帆船酷似古战舰,平静地滑入运河。地球上一切微不足道的东西,在这无边无际的天空底下,在这磷光闪动遥远僻静的海面上,都成了一种愁思、一种默示。万物在夜空中飘浮,魔幻般地激起一种被压抑的神秘感……

一位身材高大强壮的男人叉开双腿站在那里,呼吸着一阵阵懒懒的海风;他因工作,因在办公桌前坐的时间太久,因考虑荷兰小硬币问题而感到劳累。小硬币改革是个大问题,要废除小硬币,总督让

他亲自挂帅。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办事牢靠，头脑清醒，决策果断（因为长期执政当权）；尽管他有一种对于感情的渴望，但他也许没意识到漂浮在这个乡镇、这个他所管辖地区首府上空的黑色的神秘。他模糊地渴望有孩子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渴望身边响起他们尖声尖气的叫喊，渴望有年轻的妻子带着微笑等候着他。他没有明确表达过这种情感，他不习惯沉溺于苦思冥想：他太忙了，白天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事务塞得满满，根本无暇顾及那些儿女情长的事情，也无暇正视他那被压抑的种种青春冲动。不过，这种情绪却是不容压抑的，就像是他宽阔胸膛里的一种压力，一种病态的温柔，一种感情上的不悦；在他的身上，他的岗位赋予他的权力完全融入了他专断的性格之中；他习惯于进行悠闲的活动和广泛多样的工作，尽管他此刻正站着呼吸来自海上的自由气息。

今晚，一种渴求，一种欲望，某些怀恋之情充满了他的思绪，胜过以往任何时候。他感到孤独。孤独几乎一直萦绕着这位当地政府的首脑，人们要么拘谨地接近他，微笑着敬而远之，为了交谈而交谈；要么唐突失礼，一本正经，公事公办。尽管他已经成家当了父亲，但是他依然无法赶走孤独。他想到了他的大宅，想到了妻子和孩子们。他感到孤独，只有工作支撑着他。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填满了他所有醒着的时间。他总是想着他的工作酣然入睡，清晨醒来首先想到就是与他管辖区有关的某件事情。

此时此刻，他厌倦了。呼吸着海风，在吸入大海凉爽气息的同时，他也吸入了它的忧郁。东印度洋群岛神秘的忧郁，爪哇海域萦绕心头的忧郁，借着飒飒作响、神秘莫测的风的翅膀从远方疾驰而来的忧郁。不过，他天生不愿屈从于神秘的事物。他拒绝神秘。这里没

有神秘。这里只有大海和凉爽的海风,只有来自远方海洋的气味,一种鱼腥、花香和海草的混合味。凉风一来,却被吹得无影无踪。此时此刻,有的只是放松的心情;然而,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如此神秘的忧郁正趁他稍不加防备,要偷走这个傍晚。他相信这种心情与他的家庭有关:他乐意让家庭关系更加紧密,更加适合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他。如果确实存在忧郁,那么就是为了它而忧郁。忧郁并非来自海上,也不是来自遥远的天空。他拒绝屈从于任何突如其来的感觉。他更加坚定地踏了踏脚,挺了挺胸,扬起他勇敢的头颅,用力吸入大海和海风的味道……

领班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慢慢燃烧的火绳,全神贯注地窥视着他的主人,心里好像在想:“这些荷兰人,真奇怪!现在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现在四处全是海鬼。水下有鳄鱼,每条鳄鱼就是一个海鬼……瞧,人们正在那里向它们献祭呢:灯塔下面的小竹筏上放着芭蕉、米饭、牛肉干和一个煮老的鸡蛋。老爷在这里做什么?这不是个好地方,这里不好,祸害,祸害啊!……”

他的目光在他主人背后上下扫视,而主人却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远方。他在看什么?海风呼啸,他看见什么啦?真奇怪,这些荷兰人,真怪!

行政长官突然转身往回走,惊讶的领班急忙跟上他,边走边吹亮手中火绳的顶端。行政长官按原路返回;这时,俱乐部里有一个会员正坐在那里,向他打招呼;两个身着白衣的年轻人正在长街上散步。狗又叫了起来。

走近官邸的时候,行政长官看见院落正面的另一个人口处附近,

有两个白色的人影,是一名男子和一个姑娘,他俩消失在无花果树丛下的阴影里。他径直朝他的办公室走去;另一个仆人迎上前来,接过他的帽子和手杖。随后,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晚餐前,他还有时间工作一个小时。

第二章

几盏灯同时亮着。事实上,四处的灯都点亮了,只有宽大的长廊里没有亮光。在整个宅院里和房屋内,枝形吊灯上点燃了二三十盏石蜡灯和灯笼;不过在整栋房子里,这些灯仅提供了一种朦胧的黄色的光照。花园上空月光如泻,照得一个个花盆亮闪闪的,映得池塘波光粼粼;在明亮的天空底下,无花果树丛宛如柔软的天鹅绒。

第一遍晚餐的锣声已经响过。在前厅里,一位小伙子双手托着后脑勺,躺在摇椅中来回摇晃。他感到百般无聊。一位年轻的姑娘沿着长廊走了过来,独自哼唱着,似乎在期待什么。房屋按照内地住宅的习惯装饰,艳俗华丽。前厅的大理石地面洁白光亮,像一面镜子;廊柱之间放着高高的盆栽棕榈树;大理石餐桌周围摆放一张张摇椅。在第一个与前厅平行的内厅里,靠墙放着一排椅子,好像正准备举办一个永久性招待会似的。第二个内厅从前院一直延伸到后院,尽头与宽大的走廊相连,涂金的檐口悬挂着红色的绸缎门帘。一扇扇房门之间的白色空间里要么挂着镀金框架的镜子,下端支靠在大理石的螺形托脚小桌上,要么挂着平版印刷品——在东印度洋群岛,

他们叫做“绘画”——有骑马的凡·戴克^①、威尼斯宫殿的台阶上总督接见保尔·韦罗内塞^②、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的宫廷上以及塔索^③在埃斯特宫；不过，在最大的一个空间，一个冠状的镜框里，挂着一幅巨大的蚀刻画，那是威廉敏娜女王^④身着加冕袍的肖像。在中厅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绸缎褥榻，顶部有棕榈树遮阴，此外，还有很多椅子和桌子；到处都是巨大的枝形吊灯。一切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但又显得张扬奢华，令人感到很不自在，好像随时准备举行下一次招待会似的，并无舒适的一隅。在石蜡灯——每盏枝形吊灯只点亮一盏——昏暗的灯光下，悠长宽敞的走廊一直向前延伸。

第二道晚饭锣声响了。在后厅里，一张长桌——太长了，好像它总在等候客人——已经摆好了三人就餐的座位。司膳总管和六名男仆站着等候在服务桌和两个餐具柜旁。司膳总管立刻开始给汤盘盛满汤，两个男仆将三个汤盘端到餐桌跟前，放在餐盘上折叠好的餐巾上。随后，他们再次等候，与此同时汤里的热气冉冉上升。另一位男仆给三只平底玻璃杯放满大冰块。

姑娘哼着小调走了进来。她大约十七岁，长得很像她离婚的母亲。她母亲是行政长官的第一任妻子，一位面容姣好的贵妇人，目前

① 凡·戴克(Van Dyck 1599 - 1641)，佛兰西斯画家，英王查尔斯一世宫廷画师。

② 保尔·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 1528 - 1558)，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

③ 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 - 1599)，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诗人。

④ 威廉敏娜(Wilhelmina 1890 - 1948)，荷兰女王，早年有其母摄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入侵荷兰时在伦敦领导流亡政府，1945 回国，后让位给女儿朱利安娜。